

## 04 青溪龙砚(2)

「悬疑女王」演绎国宝争夺战



看看货架上的东西,那个洋人似乎不感兴趣,转身问道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打瞌睡的男人先是一愣,他既惊叹洋人的中文说得好,又对洋人的问话感到纳闷儿。他略一沉吟,脸上又堆满笑容,干咳两声说:“在下就是一个跑堂的,您就叫我德子吧。”

洋人微微点头,又在店内转了几圈,细细看过架上的砚台后,轻轻地摇头。环顾左右,他突然压低声音问:“还有比这些更好的砚台吗?”

德子一愣,心想,莫非碰到了行家?他最擅长察言观色,见洋人说话躲躲闪闪,便转身将房门关上,拖过一把太师椅放在洋人面前,低声问:“大爷请坐下说话,不知道您想要什么样子的?可否给我描述描述?”

洋人稳稳地坐在椅子上,掏出一支雪茄点燃,然后跷起二郎腿,锃亮的皮鞋尖来回抖动着。德子在旁边弯腰候着,洋人得意地扬起嘴角,悄声问:“我要上面有六条龙、刻着‘君’字的龙砚。”

“什么?您也要找龙砚?”德子大吃一惊。

“还有谁找?”洋人一下子站起来,双眼逼视着德子。

德子自知失口,但马上又现上奴才相,压低声音说:“那还用说嘛,龙砚在皇宫里待了400多年,各朝皇帝都视其为珍宝,这么好的砚台,谁不喜欢呢?不过它是宫里的东西,听说随着大清朝的灭亡就消失了。我们虽是专卖砚台的,但也没资格卖那种物件啊!”

洋人向后室瞅了瞅,提高嗓门问:“你们老板在吗?我要找他谈!”

“爷,还真不巧,老板前两日出去进货了,估计得十天半月才回,要不您老先回去,等老板回来了再说?”德子说。

洋人的脸色有些难看,但他对眼

前这个不男不女的德子,有一种拳头打在棉花上——无从发力的感觉。

洋人又在店里转了一圈,才转身悻悻而去。

洋人刚出门,德子就像换了个人似的,脸上的笑容立刻僵硬下来。他探头看看渐渐远去的洋人背影,眼睛里闪过一丝莫名其妙的惊恐。他慌忙关上店门,插上门闩,急匆匆向后院跑去。

正房门紧闭,德子轻轻叩击三下,里边传出沉闷的声音。德子会意,轻轻推门而入。正屋中间是一张圆桌,两边各放两把凳子,左侧是一个书架,右侧还有一张床,床上侧卧着一个老态龙钟、精神萎靡的男人。

“不是说今天上午不要打扰我吗?”床上的男人有些不悦,话里夹杂着几许责备。

德子愣了片刻,轻轻回道:“刚刚店里来了一个洋人,点名要龙砚……”他的话音未落,床上的人一跃而起,惊道:“龙砚?”

德子点头。

那人又坐回原处,浑身涌出一股冷气,似乎身陷冰窟,瞬间苍老了许多……

每当夕阳西下时,在静悄悄的乾清宫周围,便会接连听到神秘而凄厉的吆喝声:“搭门,下钱粮,小心火烛——”这就是德子在宫中的

工作。大清朝灭亡了,宫内的太监全被驱逐出皇宫,德子也不例外。他来到中关屯之后,暂时找到这个栖身之所。眼前的男人和德子一样,也是从宫中出来的。他叫刘忠,原是皇帝的“替僧”。

在清朝旧制中,每一代皇帝都需要一名太监替他当喇嘛。这种“太监而喇嘛”的人叫“替僧”。凡是当了“替僧”的人,虽然不能套用太监加喇嘛等于皇帝的替代公式,但他有太监加喇嘛加皇帝等于“替僧”的资格。所以,凡是做“替僧”的人,都可以享受相当优厚的待遇,过上一辈子不劳而获的生活。

紫禁城里的皇帝都没了,自然也用不着“替僧”了,依靠这些年攒下的一些积蓄,刘忠便在中关屯开了一家云轩古董店。听说他在没入宫前家里还是书香门第,云轩或许是老板的原名,他入宫后才改名刘忠。

德子来这里差不多一个月了,从来没见过刘忠这般魂不守舍的样子,这似乎有些不正常,但是德子不好追问,他正想退出时,又看到刘忠一下子坐了起来,两眼发红,喘着粗气说:“走,快走,我们立即离开这里!”德子愣住了,半晌没言语,只听到外边的风呼呼响。

(摘自《龙砚——绝命追踪83天》澹台镜著)

## 07 娃娃歌后 备受欢迎

歌声传天下 精神存人间



邓丽君在金陵女中就读的时候,常参加晚会的演出。那时的歌酬虽已超过她9岁登台第一次领到的新台币5块钱,但仍然很微薄。

不过,邓丽君对此并不在意,有舞台可以让自己练歌艺、练胆识,有场地可以唱唱跳跳、磨练演技,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,又能够帮助家中改善生活,那就够了,她并没有期许自己成为靠演艺过生活的大明星。

似乎苍天注定了这条路让她走,她那天赋的好嗓子越练越圆润、越清亮,在不知不觉中也养成了她独特的台风。在一次晚会演出中,她的歌艺被某歌厅老板看中,这个老板与邓妈妈沟通后,又问过邓丽君的意愿,就邀请她在歌厅驻唱。没有多久,邓丽君就青云直上,成为几个歌厅争相邀请的歌手,慢慢变成了最受欢迎的“娃娃歌后”。

“娃娃歌后”并不是一帆风顺地红起来的,在她初试歌声之后,仍然有一段时间是不被重用的。当时,台湾歌坛盛行的多半属于成熟、娇媚,甚至有些沧桑味儿的演员,15岁的邓丽君并不适合这样的演出,却又没有红到可以有人为她量身定做歌曲来唱的地步。除了朗朗上口的老歌之外,她在谨慎选曲中走出一条明确的路子,定位在清纯、活泼、欢乐和健康的形象。

不满16岁的她就有自己的想法,要以轻松活泼、有礼貌和甜美的姿态出现,亲切自然的可爱少女形象成为她的“注册商标”。上了台,她会和观众先说说话、开开玩笑,要求一些掌声,带动起听歌的气氛,观众喜欢她就是从这样的互动开始的。

她的脸上常带着甜笑,碰到熟人会问早道好,即使遇到不太熟的

人,她也总会点一下头、笑一笑。邓妈妈认为这样的招呼不做作,也不肉麻,因为邓丽君总是微笑着亲切、自然,反而是成天紧紧跟着她的邓妈妈显得比较严肃。

大家都知道邓丽君有个看她看得很紧的妈妈当“经纪人”,“吓”退了不少追求者,但也结交了许多圈内的好朋友,特别是《群星会》里的班底。当时已经是大牌的张琪、谢雷、吴静娴等歌星,对她的评价都不错。《群星会》这个节目里的歌星大多有自己的歌可唱,属于邓丽君的招牌歌就是别人怎么学也学不来的《一见你就笑》。这首歌很适合她,不多久就奠定了她的玉女地位,尤其是她特殊的转滑式尾音,就有属于她的腔调与味道,辨识度非常高;另外,当时并不流行动感唱法,有一点儿舞蹈基础的她载歌载舞的演出,更为现场演唱加分。没多久,她就感到了人红自由也少、隐私也少的不适。

邓丽君偶尔会忙里偷闲地去打保龄球,或陪家人看看电影(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)。她喜欢男明星中的乔庄,也喜欢女明星中的李丽华、乐蒂。不过,她并不赞成女人结婚之后还要出来演戏,认为歌唱或演戏是不能当永久职业的,她曾对邓妈妈说过一些不太像她的青春年

龄所该有的感受——将来会因为声音坏了或结婚了而告别歌坛。但谁也没有料到,日后她会以生命的过早终结来告别歌坛,让人们对她怀念深深、感慨万千……

她晚上的演唱活动接得多,相对的做功课的时间就很少。每天晚上回家都已经累坏了,第二天又要早起,长期下来,谁都受不了,何况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。读书的时间太少,导致邓丽君的课业并不理想,白天没精神上课,就算再聪明,功课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在一个以学业成绩品评学生好坏的20世纪60年代,邓丽君不是问题学生,却是个让师长很有意见的学生。即使她的导师很看好她、心疼她,因为她无法兼顾演唱和学业,导师为她的前途颇为忧心。

学校的师长对她的“走唱”并不谅解,甚至对家长也颇多微词。他们认为让小小年纪的邓丽君放弃学业而去唱歌,为家里赚钱,是一种崇尚虚荣的做法。甚至以为,家长不以孩子成长期间的用功读书为要务,反而鼓励她抛头露面,走入声色场所,更是不应该!他们认为该让她做出一个决定,不能再两头奔忙了,因为这不是学生该有的生活。

(摘自《绝响——永远的邓丽君》姜捷著)